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周立民 著

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周立民 著

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 / 周立民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2499-1

I. ①人…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2275 号

书 名: 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

著作责任者: 周立民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特约编辑: 黄维政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499-1/I·262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267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小 引 1

上 现实关怀

小径分岔的花园

——关于当代文学走向的一些随想 5

天地万物与小说家的世界 21

天地万物与散文家的世界 43

历史从心上流过

——齐邦媛《巨流河》阅读札记 69

每人都有他的怪兽

——读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札记 91

在内心的转弯处

——于晓威小说阅读札记 101

鞭炮齐鸣的灵魂课

——一组作品的阅读札记 117

寻找彼岸

——冯骥才：当代作家“转向”的一个个案 134

讲真话

——为当代文学疗伤的《随想录》 155

下 岁月碎片

纯文学：李陀的假想敌	213
新的希望，还是新的失望 ——谈新体验小说	222
无知岂能无畏 ——质疑王朔批评文字	229
解构与重建 ——关于重写文学史	236
谁在流行 为谁流行 ——从文化流行语看当代文化状况	250
功德无量的文学报刊 ——文学的外部观察之一	258
在金钱与艺术之间挣扎 ——文学的外部观察之二	267
读者不是旁观者 ——文学的外部观察之三	278
一言难尽的文学评奖 ——文学的外部观察之四	287
蜂拥而上的文学丛书 ——文学的外部观察之五	294
附录：漫漫批评路	302

小 引

上海现在已经是落叶飘零的季节。

清晨，走在街上，两边的人和车急匆匆，脚下的落叶却随风轻松飘动。接连几场雨，仿佛一夜之间，那些枝叶繁茂的树木便只剩下了残叶挣扎的枝干。

不知为什么，收拾旧稿也让我有拾拣落叶的心情。它们曾经有过绿意葱茏的稚嫩，也有红黄相间的秋熟，但不可避免最终都会到落叶飘零的时刻。我不知道每棵大树，看到它脚下的落叶会是怎样的心情，我看着那些付出了年华的文字，心情是很复杂的：有欣慰，也有惶惑。我常常想，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有什么用？或许它们只对我和我过去的岁月有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写于近二十年前，我读大学时的几篇文字收进来，它们的幼稚甚至是可笑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一直不能割舍的是 1990 年代那个有些纷乱然而却浸含着少年血的文学时代，尽管我一直怀疑它与个人的情感和青春岁月有关，但我还是觉得那是个泥沙俱下却生机勃勃的时代，而后的文学似乎失去了那股劲，或许，后来我的心也麻木了？

让我鼓足勇气的是，又一想：我何曾写过成熟的文字？特别是近年来，我越来越对那种学术论文体有着生理上的厌恶，我更愿意用“感想”、“札记”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内心中的情感，这些文字是越来越不合学理，但在这一点上我还想执拗地坚持下去，我本非学界中人，不过是一个喜爱阅读的人，何必在乎那些什么规范呢？倒不如痛痛快快地

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或许哪一位读者与我有同感，我的这些读后感就算是彼此的一个不见面的谈话吧。

夜里，读新来的杂志，有一位歌手谈听歌的感受：

不过不用多久，你的心思就转到你自己的人生、你所有的失落，想着人生历程简直就是一连串的失落：失去父母，失去朋友，失去爱恋，失去机遇；先为你自己失去天真而感到失落，再为你孩子失去天真而感到失落。

还有另一种失落，就是心知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弗兰克那样的歌手。你连接近他的希望都没有……

失落的地盘在不断地扩展，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已沦陷。你沉思冥想你所错过的一切——你的人生有多许你自己已经遗忘，又有多许已从身边白白流过，而你那小小渔网里收获又是那么地微不足道。有那许多书你还没有来得及读，读过的书里面又有多少你已忘掉，还有那许多你不知晓的历史、你还没学过的语言、你还没听到过的音乐、你还没写出来的歌，还有那许多事情你想问你的父母，如此巨大之世界你还只见识过如此微小之一部分，再加充满其间的悲伤、苦难和衰败，还有那许多没能跟你所钦慕的人们交上朋友的遗憾，还有你某天蓦然望见但永无缘分结识的那位陌路佳人。

（保·凯利：《凌晨时分》，潘泓译，《世界文学》2012年第6期）

落叶飘零的季节，这种失落感可能更重一些；人到中年，对过去和未来的感慨可能更多一些。然而，失落归失落，遗憾却也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某种失败的归途，所以也省却了很多失落的痛心，更割舍了很多不必要的幻想和诱惑，也许更清楚了需要珍惜的是什么。

2012年12月4日于上海吴兴路

上

现实关怀

小径分岔的花园

——关于当代文学走向的一些随想

一

还记得博尔赫斯笔下著名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吗？小说中的汉学家艾伯特是这样破解它的秘密：“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①这样的谜底也仿佛指向所有当代写作者的命运：他们看不清自己作品的命运和前途，只能把它托付给时间；然而，在未来中，写作者又将是个缺席者，到那时作品的命运早已与作者的肉身无关。那么，他们的当代命运呢？“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②当代文坛就像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各写作群体相互间有交集，也可能互相看不到对方或者大部分时间不在同一空间中；同时，他们都处在未完成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很难预言他们的未来。

倘若我们认定有一个文坛或文学界的话，20世纪80年代或者以

①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虚构集》，第81页，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② 同上，第81—82页。

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坛，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学场域，有着大家心知肚明的标准和核心问题。至1990年代，尽管有文学“多元化”之说，但是，这个多元总还围绕着一个核心，它就是文学，不论通俗文学、高雅文学，还是纯文学、大众文学等等，它们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标准，用这个标准可以隔开两边。大家处在同一个场域中，还会经常碰撞。但到了新千年，特别是经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当代文学发生了某种相当微妙的变化。有的学者对此已有预感：“当八〇后出生的一批文学青年涌现出来后，他们就不跟我们文坛玩了，所以韩寒、郭敬明，他们根本离开文坛了。我们这一套美学观念，我们这一套以前领导文学、统治文学、管理文学、推动文学的这样一个系统，一个规范，到了八〇后的孩子身上就完全失效了。……其实我觉得这一批孩子已经归媒体去管了，不由作家协会管了，所以这个以后，因为今天是六十周年，到七十周年或八十周年，还有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文学，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在这二十年里面已经消解到渐渐没有……”^①

由“五四”而来的中国新文学至今已经中断了那种线型发展的逻辑，而变为“小径分岔的花园”，彼此或有关联，或许互不相见。对于这种断裂，我的感觉是：一、它刚刚开始，远没有完成。二、它不同于以往的新一代作家对于上一代作家的叛逆，因为那种叛逆毕竟还存在着文学精神的承传关系，甚至不乏相互取代的意图，然而，这种断裂是远离你、不关心你，“不跟我们文坛玩了”。三、由这种断裂所产生的创作，有自己的读者和运作系统，它与所谓的“传统文学”未必是以谁取代了谁的结果呈现，也不能说相互间没有影响和渗透，但彼此可以长期共存，也可以在共存中互相“看不见”；也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

^① 陈思和的发言《我看当代文学六十年圆桌论坛（二）》，见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第452—45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新的文学样式默默完成对传统文学的“替换”。

二

回顾中国文学史，我想用“自文学至文字”来概况这种文学发展的轨迹，总体而言，它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自文字至文章。这是鲁迅 1926 年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的题目，它讲了最初连文成篇、文有美感、以成文章的过程，这是一个审美感觉觉醒、形成范式的过程：

由前言更推度之，则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箸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至刘熙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说文》又有苻字，云：“𦣻也”；“𦣻，苻彰也”。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①

虽然他说“文章”“今通称文学”，但我认为它与后来的“文学”还是有区别的，至少范围比现代所称的“文学”要广，从作者而言，写文章，有实际应用的需要，也是抒怀的“余事”，这与现代的以文学为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345—34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职业的作家差异很大。

第二阶段：由文章至文学。它发生在晚清，至于当下。它是随着报纸、杂志等公共传媒诞生而出现的，知识精英对民众进行启蒙的产物。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体现了相当话语权力，有自己的等级秩序、生产机制和话语规范。比如很长时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认识：同样是在写作，居然有“作家”和“作者”之分；同样发表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上与县、市主办的文学杂志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别本身还形成了一种排除机制来保证精英作家的地位和话语权力，以形成所谓的文坛、文学界、文学圈子。这也是为什么总是有后一代作家要对前一代作家的叛逆，因为一种精英的文学必然要有它的权威、尺度、规范，而如果不取而代之，后一代就无法获得自己的话语空间和权力，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又与大众传媒和商业运作密切相依，它不仅仅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形成了一个产业，稿费制度的产生、大众传播业的发达，使得文学不仅是文人的余事，还是养家糊口、维持生存的社会职业，从而又演变成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链条。徘徊在精神反抗与商业依赖的十字路口，20 世纪的文学又多了另外一副面孔。

第三个阶段：从文学到文字。这里所说的“文字”并非单个书写符号，而是一种文辞，它消解了文学的等级制度，也破除了精英文学的编码规则，除了“文学”的范畴无法容纳它、认为它缺乏必要的“文学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产生和流通于当下主流文学秩序之外。传统精英文学的生产、流通方式是：作者—出版者—读者，而“文字”的写作群体是倒（逆）生产机制，网络为它们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网络表达不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并且打破了精英写作的封闭路径，它是倒着来的：受众的点击影响了出版者（网站）的倾向、作品的流通、作者的写作内容和方式。由于网络的即时性，最大限度地取消了读者与

作者之间的阻隔，使得以往文学作为一种权力机制赖以维持的基本权力和规则不再有效。比如说以往的创作，如果不符合某个刊物和出版社的美学标准，就没有与受众见面的机会，而网络则让一切都有了可能，这种可能尽管未必承诺预定目标，但会激发出各种自由的探索，原来的那些规范、原则、机制则面临着失效的可能。比如，在传统写作中，什么是文学和什么不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和什么是纯文学泾渭分明，但在新写作群体中很模糊，一个写作者可能操练多种文字，他写足球专栏，也写小说或诗歌，“文字工作者”可能会取代“作家”，“文学”在被“文字”抹平。这些文字，特别是能够借助于商业来流通的写作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性：怀疑权威、真理，无深度、无中心，游戏的、模拟的等等特点，但从更大范围而言，则有着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图景，正如有学者一再提醒大家注意的80后除了韩寒、郭敬明，还有张悦然、郑小琼一样。

除了目下更多为传媒关注的以青春写作为代表的各种类型写作之外，当下的写作还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形态和多样的传播方式，如网上诗歌写作群体十分庞大，甚至有人认为网络使当代诗歌迎来了春天，更有人觉得140个字限度的微博，简直就是为了诗歌的复苏而设计的。至少，在商品时代，诗歌由此可能有效地与商业剥离，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写作空间。又如，大量的私人博客、微博的写作，除了记载私人生活之外，也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公众的社会声音，还可以使小众趣味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例如嘉兴的范笑我，从1994年开始编辑的《秀州书讯》，后来又上网变成博客，所记内容为名人佚事、地方风俗、街谈巷议等等，尤其是对嘉兴乡贤乡俗的关注，这种持续性的风格统一的写作，恢复了中国古人的笔记传统。《笑我贩书》迄今已出四编，有上百万字，有人评价：“一部《笑我贩书》，为二十世纪末叶的最后岁月留下了珍贵的侧影。它是一部野史，是一种丰沛的民间文化史，更是

一个文心百结的大线团。”^①“《笑我贩书》形式上对于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承继，以及行文之朴实无华、简练干净，均很值得留意。较之时下铺陈渲染、矫饰造作的所谓大散文，真不可同日而语。”^②这样的文字不会在传统文学刊物的关注范围内，批评家认为它们总是“非文学”——当“文学”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时候，“文字”则显示出更大的活力，它们不一定顶着文学的帽子，却可以抢了文学的风头。

三

“文字”构成对文学的极大挑战，而精英们惯用杀手锏就是什么什么“不是文学”，真是最大的蔑视就是视而不见。或许，这根本就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向来就是什么样子，或者文学早已规范好了而不可能有其他样子。我们似乎都忘了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每个时代对文学的看法和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小说从不登大雅之堂之物，到“五四”之后才被抬进文苑成为最受关注的体裁，就有着认识上的变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常常是不稳定的，在法国人孔帕尼翁所写的讲文学的书《文学的起源》中，对于这个问题，他引述了不少人的看法，但也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他谈到：

到了巴特，则避重就轻，干脆不予界定：“一言蔽之，文学，即教授所授之物”（Barthes, 1971, p.170）。十足的同义反复。不过，除了“文学就是文学”，抑或“文学就是当下在此地被称为文学的东西”之外，我们还能找出别的说法吗？^③

① 秋禾：《〈笑我贩书〉代序》，《笑我贩书续编》，第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 止庵：《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态度》，《笑我贩书三编》，第3页，作者2009年自印本。

③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第22页，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他提醒我们：“由著名作家作品构成的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断有作品登场（也有作品谢幕）。”“文学传统是一个由文学文本构成的共时系统，始终处于运动的系统，它将随着新作品的面世而不断得到重组。每部作品都将引起整个传统的调整（同时修正传统中每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① 这话不难理解，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过文学大师重新排“座次”的事情，比较引人瞩目的是金庸进入并位置靠前，我想在 1980 年代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那时金庸在大陆不过是一位通俗的武侠小说作家；而在今天，把金庸再排进这个座次中，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所以，这位法国研究者说，20 世纪，文学的疆域在扩大，除了传统的种类之外，自传、游记也相继正名，诸如儿童读物、侦探小说、连环画等亚文学也被纳入文学范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文学概念变得相当宽泛，有点类似于社会职业分工之前的美文概念”^②。

亚文学大肆泛滥令“文学概念变得相当宽泛”，它逐渐改变原来以作者为中心的精英文学生态，而转换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亚文学时代，也是前文所说的“文字的时代”。在新一代读者心中，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的概念是模糊的，而不是泾渭分明，他们把更为广泛、宽泛的文字理所当然视作文学。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点“是一些主要的界限和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文化和所谓大众或普及文化之间旧有划分的抹掉。……它们把它们结合，以至高等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界限看来日益难以厘定”^③。那些职场小说、官场小说，被很多批评家指斥为“垃圾”，可它拥有相当多读者，倘若他们是不曾有过经典文学记忆的人，理所应当就把这些小说当作区别于漫画、电视或者计算机教材的“文学”；还有人们经常嘲讽地谈到那些喜欢《读

①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第 22、23 页。

② 同上，第 27 页。

③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 398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

者》、《知音》的人，因为他们说的“喜欢文学”就是这样的期刊，然而，它们完全有可能构成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代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一个人文传统没有中断的语境中，后代不论增加了多少前代不曾接触的东西，他们总有共同的或基础的文学记忆。唐人、宋人、清人都会读《论语》、《孟子》，这是一种文化传承，而“五四”以后，这些书逐渐成为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那就意味着这种文化传统在转向或中断，但现在如果连专业人士都在抛弃它们的时候，那么文化的断裂已在眼前。比较一下“老”文学爱好者所读的书与新一代的差异就能看出他们文化背景差异。舒婷曾回忆自己的阅读史：上初中时，都在看外国书，因为《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等从外祖母的口中已经听得滚瓜烂熟；接下来的青春岁月，相伴的图书和作者有：《九三年》、《普希金诗选》、泰戈尔的散文诗、何其芳的《预言》、拜伦、济慈、朱自清、殷夫、《马克思传》、《柏拉图对话录》、《带阁楼的房子》、《悲惨世界》等等^①。吴亮也列过他当时所读的书：《贵族之家》、《初恋》、《烟》、《父与子》、《死魂灵》、《钦差大臣》、《卡拉马佐夫兄弟》、《奥勃洛摩夫》等 19 世纪大部分俄罗斯小说^②。他们的阅读有个人趣味的差异，但共同点也非常牢固，实际上有一种潜在的标准，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有哪些书是必读的，从而获得这个合法身份。但在新一代作家中，他们成长的文化土壤要复杂得多，经典名著与大众文化混合、掺杂，而且经典名著的阅读受到大众传媒和流行风气的影响也特别严重，比如今天就很少人去读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而读《追忆逝水年华》才小资，读伍尔夫和杜拉斯才够味儿，读《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才有孤独感、叛逆性，这无疑都是当代流行文化的选择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有靠对经典阅读来获取“文学爱好者”身份的心理

①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见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第 127—134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② 吴亮：《慵懒的爱情——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五》，《书城》，2010 年第 6 期。